



卷之十一
徽宗上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一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徽宗元符三年 庚辰

二月庚申韓忠彥門下侍郎

自通議大夫守吏部尚書依前官除

黃

書左丞

自資政殿學士右通議大夫兼侍讀依前官除

忠彥門下侍郎制曰朕初繼序未堪多艱嘉與忠賢

共圖政治納言之任允屬乎人

具官韓忠彥

篤實不欺在

重有體偃藩于外想見儀刑天官召還未厭士論其

預大政入居東臺內外之舉害于公巨細之務戾于

法與奪失當弛張乖初惟正之期底于理朕以望爾

爾其欽哉

履尚書右丞制曰朝廷之命下乎四方所以嚴法守也四方之事上乎朝廷所以尊道揆也上揆下守庶以乃修統於中臺維以二轄地峻任重厥選惟艱具履天資朴忠學術醇粹樂善惟恐弗及疾惡不爲已址來歸清議所屬朕欲敦澆浮之俗振淹滯之才杜群枉之門開至公之跡辨是非之實要利害之原其還舊班朝夕啓迪聲乃嘉畫副此虛懷

徽宗自正月己卯卽位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初上批付三省以尚書及從官闕令與樞院密

參議具前執政十人餘可充從官者二十人名姓進入丁亥章惇曾布等以前執政及從官姓名等面奏呂惠卿居首上遽指之曰且令在邊次至韓忠彥上曰此當召又次至李清臣上問臣以何事罷布曰以婦人狂言故罷政以不進呈明氏狀故削職本無事次及黃履先是上問輔臣黃履以何事出對以救鄒浩上曰浩以何貶所言何事曰所論者止元符皇后事爾上領之至是上曰三人皆可召次覆奏於簾前所陳如上皇太后謂上所取捨皆合公議是月乙

未韓忠彥以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除吏部尚書李清臣以資政殿大學士知真定府除禮部尚書黃履以右正議大夫知亳州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惇嘗言執政有例作經筵故履有是除上語輔臣以尚書從官闕曾布曰姓名已進入上曰只是韓忠彥李清臣及黃履三人安燾不堪布因言前執政只三人布又言陛下昨除忠彥八人市彫印出賣謂之快活差除以此觀之則士論與人情可見矣上悅二月曾布以弟肇召還曲謝因言陛下踐

昨之初號令政事無不深合人望及韓忠彥等除命一出中外翕然稱誦聖德凡此等人皆久當收召但以三省所不悅故未得召還若非陛下特降詔旨令密院參議則忠彥等姓名亦無由上達上問韓忠彥等布曰忠彥等皆神宗所擢雖在元祐秉政未免隨衆變亂邊事然亦無它上曰無事因言執政太闕人布曰陛下視在廷之有可進擢者否捨三人誰過之者又皆已試用之人必勝於輕進未用者上亦首肯長編給事中劉拯言韓忠彥乃駙馬都尉嘉彥之兄元

祐中嘗除尚書右丞以致人言遂移樞密府今
乃除門下侍郎雖忠彥非他外戚比然不能使
他日不援以爲例詔韓琦定策元勳忠彥純厚
舊德豈可以嘉彥之 故妨任勳賢宜依已得
指揮遂書讀行下忠彥及履初入對忠彥陳四
事以裨新政一廣仁恩二闢言路三去疑似四
謹用兵上同忠彥再入三月而四月拜相

四月甲辰韓忠彥右僕射

自門下侍郎授右正議大夫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朕紹膺天位蒙賴母儀召自戚藩延入翼室遂
嗣服於大歷首圖任於舊人咨爾在廷明聽予告具

韓忠彥

植性純懿秉德裕和粹矣老成之姿渾然大中

之度素出相門之胄蔚爲勳闕之光朕求惟仁祖之

朝實繫先正之助建定大策書功宗彛惟爾克承厥

家世齊其美召由北道入總東臺謀謨益嘉操守彌

固屬丕基之肇受眷右相之久虛敷時繹思訪予落

止將繼猷於泮渙以大濟於艱難其登右揆之崇遂

兼西省之峻惟帝賚予良弼惟天祚我有邦陞其文

階衍以封邑於戲夷狄以衰弱僅存之勢猶懷桀鷲

之謀黎庶當安平無事之時尚有流亡之患罔慮內

以事外毋傷財而害民予欲綏定四方汝爲予欲救

綱年錄 卷之十一 江三十九
寧百姓汝翼予欲作功成之樂汝聽予欲制治定之
禮汝明汝言予從予違汝弼王政有闕以汝爲補衮
之樊侯民澤未加用汝爲作霖之傳說尚奮熙於帝
載共寅亮於天工未孚于休同底于道

會布嘗言於上曰陛下踐阼以未收用人才以
至號令政事深合人望然今日先務莫如言路
得人則耳目浸廣可以垂拱無爲而治三年三
月上令會布與忠彥履同具可爲臺諫姓名進
入遂以奉議郎權發遣洺州龔夬爲殿中侍御
史承議郎集賢校理發遣衛州陳瓘爲左正言

宣德郎添監袁州酒稅鄒浩爲右正言用會布
韓忠彥黃履所薦也布因言言路得人政事之
首中外莫不鼓舞皇太后諭忠彥等亦以夬瓘
浩差除爲得人也上用忠彥言數下赦令蠲天
下逋負及遷流人而甄叙之其嘗爲御史諫官
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卒見收用建言哲宗卽
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獻言者以千百計章惇
爲相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以爲謗訕
前日應詔者大抵得罪今陛下又詔中外直言
朝廷闕失若復編類之則敢言之士必懷疑懼

臣願陛下亟詔罷局盡哀編類文書納之禁中

詔取以入且面諭曰已焚之矣丁未錄

癸丑李清臣門下侍郎自左正議大夫禮部尚書除

制曰朕初嗣服未惟天下之重若涉淵冰未知攸濟

實賴左右輔弼之臣交修不逮以共濟于艱難肆求

其人圖任惟舊具官李清臣身兼數器識造萬微奮錄賢

科取階膺仕夙富高明之學發為經緯之文逮事元

豐擢躋右轄被遇紹聖進陟西臺蔚為社稷之臣式

展股肱之力肆予訪落思見其人召自帥垣典司宗

伯無私黨游談之助有大臣獨立之風蔽于朕心登

貳左省夫惟時惟幾所以成天下之務惟和惟一所以

底蒸民之生益懋馭為對茲眷倚往祗明命尚既

乃心

初清臣既不浔作相遂與左丞相章惇為敵尋

補外復奪職徽宗即位召拜門下侍郎章惇罷

相清臣奏論之遂責散官安置徽宗欲息朋黨

以大公示天下改元建中靖國清臣乃與同時

輔政者叶謀以輔上意盡還遷徙舊臣復其恩

數品秩事畧

同日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通議大夫知制誥除

制曰乾象三階中躔紫極之輔國政二府右列鴻樞
之司雖文武之交修實弼諧之一德我圖雋德粵在
禁林具官蔣宇量粹冲才猷肩敏踐揚滋久風績著
聞被遇先朝躋榮法從核之以政事入司京劇出寄
邊瑣有肅清之譽考之以學術則進讀金華視草玉
堂有經緯之文屬予訪落之初眷爾謨明之舊召從
西屏還直北門雖考僉言蔽於朕志是用擢登右府
參預政機衍增爰田併昭異數昔張子房輔漢而制
勝帷幄之內晏平仲相齊而折衝樽俎之間益懋遠
圖無俾專美五兵不試四夷咸賓永孚于休以稱朕

意

五月乙酉蔡卞罷尚書左丞

資政殿學士
知江寧府

制曰左右執政之臣朕所禮遇其有以疾來諗懇求
便安猶示固留章至輒却至于三四然後從之體貌
之優朕無慊矣具官頃以文學被遇先帝擢自詞禁
與謀政幾歷年滋多宣力惟舊屬予訪落待爾弼諧
迺以私言辭勤就佚情有可察誼所重違書殿崇儒
之班江國牧民之寄中外雖異任屬惟均服我異恩
毋輕報禮

卞自紹聖二年十月除尚書右丞四年閏二月

除尚書左丞是年五月罷執政凡六年初左正
言陳瓘欲上章擊卞先白上曰臣欲擊蔡卞然
未敢上曰何故瓘曰外議惶恐下去則京進以
是未敢若用京則不若存卞也上搔首曰無此
意瓘乃上奏其奏曰神考之於王安石猶成湯
之於伊尹也自紹聖以來自任以安石之道而
願爲天下學者之師者蔡卞一人而已矣痛斥
流俗堅主國是以不仕元祐爲高節以不習詩
賦爲賢士自謂身之出處可以追配安石云云
自是瓘與殿中侍御史龔夬交章攻卞且十數

瓘又奏曰臣嘗謂紹聖大臣負誣神考輕欺先
帝皆託於繼述之說而倡此說者尚書左丞蔡
卞也傳會經義變亂名實以繼述神考爲名以
纂紹安石爲主宣仁聖烈皇后有大功德于天
下哲宗嘗語近臣曰宣仁婦人之堯舜也崇報
之心豈有極乎然以失職之臣不加將順凡元
祐之所行必掃蕩而後已則宣仁所厚如瑤華
者安得而不廢乎奉行其事雖在惇等尋考根
源則深嫉元祐本出於卞及其末流勢自如此
臣切惟痛斥流俗而至於誅絕言踞深嫉元祐

而至於讎毀宣仁卞倡此說立爲國是脅持上
下逆天違人於是上諭輔臣令卞自圖去就卞
三上表遂有是命卞旣補外心怏怏有恚憤語
復爲陳瓘所論遂以大中大夫守少府少監分
司南京太平州居住而侍御史陳次升右正言
張庭堅尚交疏攻之不已遂降授中大夫移池
州居住初曾布韓忠彥黃履薦龔夬陳瓘鄧浩
爲臺諫布因言言竝得人中外莫不鼓舞惟章
惇蔡卞不樂爾上曰卞今日殊無人色布曰卞
無他但見好人不附已者便深惡之上曰所謂

妬賢嫉能也上又言安惇上殿欲率臺中擊章
惇且云俟祔廟後朕荅云當擊何稟之有亦白
太后以先逐蔡卞之議太后深然之先是一日
上諭曾布蔣之奇曰臺諫攻蔡卞已十餘章如
何得卞知令自圖去就皆莫敢對上曰只說與
章惇則卞自知矣退以白惇惇乃召起居郎吳
伯舉往諭之卞遂草表乞宮觀初賜詔不允卞
尋入第二章許之九月甲申知江寧蔡卞落職
提舉洞霄宮龔夬言蔡京與卞表裏相濟天下
共知其惡播於民謠云二蔡二惇必定滅門籍

沒家財禁錮子孫又云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
蔡小蔡還他命債伏望加採訪以辨忠邪明年
又以少府監分司南京云

九月辛未章惇罷左僕射依前特進知越州

制曰奉先者事亡如存追遠者送終爲大朕祇若先
后率循舊章考卜因山之陵夙命秉鈞之使慮愆有
素職墮弗虔其孚大廷以詔多士具官章惇早以時望揚
于庶工出逢聖作之時參陪國是之論比以宰衡之
任總護容車之行稽留半途暴露通夕惟爾不任慨
然未懷累上封章自陳誠懇乞還相印出守州符深

務矜容俯從勸請在戲君臣之分禮欲曲全朝野之
言咎將誰執往祇成命服我寬恩

惇自紹聖元年四月拜相至是年九月罷相哲

宗六年相徽宗纔九月初哲宗升遐皇太后召
南府泣諭之曰邦國不幸大行皇帝無子諸王
誰當立者惇厲聲曰在禮律當立同母弟皇太

后曰當立端王神宗皇帝諸子申王雖長緣有
目疾次卽端王當立皇太后又曰神宗嘗有聖

語曰端王有福壽又仁孝不同諸王在是惇不
得已承命皇太后遣中使召端王王乃卽皇帝

位以惇爲大行皇帝山陵使惇尋求去上不許
左正言陳瓘以爲不許非也上疏諫又連章疏
惇罪惡其奏曰按惇獨宰政柄首尾七年隨其
喜怒恣作威福助尊私史則至於薄神考矜伐
已功則至于累宣仁樂於用兵大開邊隙陝西
之民愁矣而進築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輦運
不休斥公論爲流俗以獻忠爲誹謗殺張天悅
之徒以箝衆口廣鄒浩之獄以絕言踞天下震
駭人多自危雖陰謀密計發於蔡卞而力行果
斷惇實主之然則卞爲謀主惇乃罪魁理不可

赦又况哲宗本意不爲已甚故惇之所謀多不
見從乃者宣訓之說究治之事喧播中外上干
宣仁高氏一門幾不獲免主張保全力沮其說
者以哲宗本意不爲已甚故也元祐大臣初議
誅滅及其流竄尚欲勦除然而臣下之議竟不
得行梅嶺以南猶有全活而北歸者以哲宗本
意不爲已甚故也今事出哲宗者則託於密贊
而掠爲已功已之所行則託於稟命而歸之先
烈所可痛心旣而行大舉至成臯陷于泥濘踰宿
而行瓘復奏之詔落惇左僕射知越州以惇扈

從靈駕不職故也惇之制翰林學士承旨蔡京
之詞也有參陪國是之論之語陳瓘益不平并
論之其奏曰京與章惇初無異意自蔡卞爲執
政而京有缺望於是與惇睽矣自林希爲執政
而京始大怨於是與惇絕矣睽絕之後京豈以
惇之所行爲是乎今於麻制之文特申國是之
說京之設詞豈特爲惇而已哉假託制書之言
含藏自便之計以已好惡達于天下巍巍乎蔡
氏之門國是之所從出也敢有以爲非者則禍
必及矣此京所以申明國是之本意也後瓘攻

京不已京亦竟補永興云

丁未錄

初元符三年正

月章惇對皇太后曰神宗留意政事更張法度

爲萬世之利蔡卞曰臣等皆神宗拔擢唯謹守

神宗法度所以報德皇太后必盡知神宗政事

本末惇又曰神宗政事如此中間遭變亂可爲

切齒太后亦歎息曾布曰上曰陛下踐阼之初

中外觀望凡號令政事進退人材不可不審及

至簾前又以此奏章惇曰第恐有人援引詆毀

先帝之人望皇太后主張照察二月昨令陝西

河東依熙河踏歲支錢作水陸追薦蕃漢陣亡

人其元祐減錢指揮勿行從三省密院請也章惇蔡京因言司馬光聚集不樂神宗之人毀壞法度此事僅存其他廢壞者不一皇太后曰神宗政事豈可專欲毀廢三月曾布至簾前因言朝廷之上唯是邪正是非分明則君子小人各得其所太后咨嗟久之曰惇等誤先帝處多布曰只如言宣仁及大臣有傾搖廢立之意以激怒先帝恐無以取證遂云神宗非宣仁所生太后曰如此教先帝怎生不惡布曰先帝所以切齒元祐之人正爲此爾此事莫如皇太后知其

唐實太后曰無此事七月御史中丞豐稷等言神宗爲法於天下新於熙寧成於元豐元祐上封事者言法度於民不便因而更張之刪修法度務從民便所以垂簾九年朝廷無事夷夏又安哲宗親政召章惇爲宰相用群小合姦謀害元祐忠賢司馬光呂公著等變亂神宗法度謂之不忠不能紹述謂之不孝以此激怒先朝惇以光等變亂神考法度不足爲深罪又編類臣寮章疏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與夫陳亂世以諷今者謂之指斥惇又以章疏語言不足爲大惡

又持文及甫邢恕之私言輒誣光等謀廢立爲不軌無狀可案無迹可尋無證佐可明惇一切以意爲之按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人臨大變計大事已藏陰謀發爲異議陛下尚優容之乎侍御史龔夬言惇昨在元祐間廢棄不用及紹聖初擢任元輔乃陰懷私忿專報仇怨及其甚也誣人以惇逆之罪俾其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天下忠臣誼士憤悶而不敢言曾布曰惇卞誤朝廷舉措非一如貶竄元祐人過當雖以詆訾言政

事爲言其實多報私怨以致王珪於定策之際云上自有子無不正之語但以遲疑爲懷異意自宰相師臣降爲司戶參軍豈不太過曾布因言青唐之事全是章惇力主此議至今狼狽了當不淄及瞻征隴拶出降王瞻入據青唐惇更不與三省密院議卽具劄子乞率百官稱賀御批依奏遂建鄴湟州哲宗亦深以此舉爲悔徽宗嘗與曾布言狂婦罵惇曰爾是宰相莫是司馬相公否哲宗皇帝大行輦至鞏縣陷泥淖中不能出次日方至幄殿陳瓘言乞依唐李珣故

事先次行遣山陵使章惇其略曰今惇等遇雨
四散曾無令狐楚攀駕之心陷潭不前尚稽李珣
之罰九月甲子朔左僕射章惇上表乞罷政詔
荅不允遣中使押入又徑出曾布曰唐李珣事
政與惇相類初罷爲太常卿再貶浙西及昭州
上曰然又曰朕不欲用定策事貶惇但以扈從
靈駕不職坐之韓忠彥曰例當放辭謝上曰不
必爾令庭下辭謝而去可也忠彥曰宰相罷例
張蓋繫笏頭帶禁中擊杖子若只令庭下辭謝
其辱甚矣左司諫陳瓘言按惇初倡異議欲搖

大策久稽天討公論沸騰臣亦屢以爲言而陛
下謂臣曰惇負哲宗其罪固多朕之初政方以
百姓爲心豈欲以已事責人乎今惇奉使無狀
但奪相印安可已乎長編九月新知越州章惇責
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制曰依勢作威法所不赦懷諛迷國罪何可逃用爲
去惡之刑以謹爲臣之戒具官章惇處心伎忍賦性陰邪
凡陳開導之言無非殺伐之事陰挾仇怨妄肆中傷
或稱謀危上躬或託謗訕宗廟擯除禁近視若狐豚
排斥搢紳棄如斷梗投之荒裔肯使生還殺戮無辜

道踞以日垂氣致異連年靡寧自古姦臣未有爾比
初惇既罷相以本官知越州而右司諫陳瓘論
其責輕攻之不已門下侍郎李清臣亦抗章論
之遂有是命清臣之奏曰章惇為相朝廷屬以
政事為之不置次輔而惇不念體國其所以開
導上聽者莫非伎忍殺伐之事以已之平日仇
怨或託謗訕宗廟或稱謀危上躬竄逐南方投
之死地故貶人并骨肉死者不得歸葬存者悉
為囚徒又因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一千
餘家自古姦臣少惇比者今既罷去尚以特進

守藩人心鬱抑蓋加誅殛以慰民望惇遂責散
官安置事畧責詞中書舍人徐勣所作 建中靖
國元年二月詔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章
惇責授雷州司戶參軍員外置

惇貶雷州司戶制曰宰輔之政當以安社稷為心屬
時艱難而包藏姦謀規撓大計公肆橫議無所忌憚
鬼慝殄行作孽自已雖務矜貸義何可容青授武昌軍節度副

使潭州安置章惇

天資險膚果扞凶德紹聖之初擢登宰席

不能以義自克酬稱恩遇依勢作威竊弄權柄擠仇
報德瀆亂典刑人神怨恫達于夷裔方先帝奄棄天

下中外震驚迺復按定策之際陰懷異志獨倡姦言
賴 毋后聖明睿意先定克正名分神器有歸肆
朕纂服之初言章沓至含容掩覆抑而不揚輿論沸
騰囊封繼上僉以彰善瘴惡出於公義上承天心非
朕可私處以常刑宜在顯戮投實南嶠寔爲寬恩
先是左正言任伯雨歷疏惇罪惡并及蔡卞其
奏曰切以惇卞姦凶前古未有公然誣罔欲追
廢宣仁聖烈皇后又因哲宗之疑使非辜廢元
祐皇后夫以太皇太后及皇后可廢則何所不
至犯上不道死有餘責又更誣告元祐大臣并

編排看詳理訴塗炭衣冠毒流天下死黨五人
共成其事迷誤哲宗枉受惡名今若不正惇卞
等罪名無以明哲宗之心雪哲宗之謗蓋卞謀
之惇行之蔡卞之惡有過章惇至紹聖初蔡卞
還朝以爲宣仁有廢立之意乞追廢爲庶人哲
宗新政六年未嘗有他過失獨此數事結怨天
下皆卞爲之今若不正典刑使哲宗有欲黜太
后之謗廢皇后之惡殺直言之耻編管諫官之
失投殛忠良之譏皆卞謀之惇行之至是三省
進呈遂有是命先是紹聖中安惇爲中書舍人

建議與蹇序辰編排元祐臣寮章疏一時搢紳
懼其禍者千餘人元符初惇爲御史中丞又請
看詳訴理詔惇與序辰看詳內元狀陳衍及訴
理所看詳語言扞先朝不順者具名以聞於是
懼其禍者又七百餘人蔡渭又援證文及甫書
欲以族誅劉摯梁燾等左正言陳瓘嘗奏論之
安惇蹇序辰文及甫蔡渭並追貶皆章惇蔡卞
初實相與成之故伯雨以爲言曾布進曰惇罪
狀不可不明又不可指名乞召中書舍人上官
均至政事堂命以草詞之意務令微而顯恐蔡

卞不安從之伯雨又言臣又風聞虜使言虜主
去年喫食以聞中國貶黜章惇虜主不覺放筋
跳起曰甚好甚好南朝錯用此人虜使又曰何
故如此行遣以此觀之惇之姦凶不獨孟子所
謂國人皆曰可殺雖四海九州夷狄蠻貊莫不
以爲可殺也至是三省取旨上亦諭三省曰當
日簾前厲聲橫議太母以理折之云云范純禮
進曰惇如聖諭不爲過詞色甚厲布曰如此卽
須過海上大笑曰只教這下遂以雷州司戶處
之先是中書舍人曾肇勸上求言三月辛卯遂

下求直言之詔。扞是李深上疏極論章惇姦邪，願暴其惡而流竄之。未幾惇罷相，出知越州。未至，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再貶雷州司戶參軍。百姓歌之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小惇謂安惇其爲人所嫉如此。崇寧初，黨禍再作，三省檢會嘗言：元符后事者悉加竄逐，而深扞此疏有章惇內謀廢置固結陰助之語，詔深除名，勒停送復州編管。同貶者鄒浩、任伯雨、陳瓘、龔夬等合十有三人云。丁未錄崇寧四年十一月，舒州團練副使湖州居住章惇卒，夫人張氏甚

賢。惇在蘇州時，將赴召，會夫人病且死，謂惇曰：公行作相，唯不可報怨。惇旣拜相，薦蔡卞爲右丞，林希爲中書舍人，張商英爲諫官，蔡卞爲王荆公復讎。又以元祐中除知廣州爲置已扞死地。林希在元祐間以修撰出知蘇州，不除待制。張商英在元祐初爲開封府推官，欲作言官，簡蘇內翰子瞻云：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一巡如何。偶館職孫抃過，子瞻竊得其簡示呂申公。之子希純白申公，申公不悅。出商英爲河東路提刑，三人皆怨元祐宰輔者，故惇爲蔡卞所劫，大

肆羅織竄逐元祐諸公過嶺過海張商英力詆
元祐諸公尤詆申公及文靖公林希行元祐諸
公謫詞遂至毀罵其追貶司馬溫公制曰元祐
之初老姦擅國者蓋以詆宣仁后也惇本出文
潞公門下卞劫之貶潞公呂相微仲與惇爲甥
舅卞劫之貶微仲惇與蘇子瞻故相善卞劫之
貶子瞻如誣謗宣仁與廢立皇后皆得罪天下
後世者惇至遷謫方悔用卞亦無及矣惇追貶
司馬溫公爲崖州司戶呂申公爲昌化軍司戶
王珪爲崖州司戶皆誣罔惇後在欽聖后簾前

論立上皇實有異意亦貶雷外司戶以死蓋天
之道也惇旣作相屬張夫人小祥謂太學博士
陳瑩中曰悼亡不堪奈何瑩中曰與其悲傷無
益曷若念臨終之言蓋譏其報怨也瑩中本用
惇薦自此踈之惇之議論不與時輩同雖爲王
荆公門下士見蔡卞以荆公爲聖人乃曰某不
敢以王介甫作聖人元祐司馬溫公秉政惇猶
在二府溫公復差役舊法在天下限五日施行
雖范丞相韓少師蘇端明亦與公論不同蔡確
在相位不出一言蔡京知開封府用五日內行

差役於諸邑惇言如保申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若役法則熙寧初以遽改免役後有弊今改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後施行遽改恐後亦有弊議者以惇言爲有理惇聰明過人若不用蔡卞等小人不誣罔宣仁不廢立皇后不與元祐黨後不起兵禍亦有可稱者矣王荆公旣行新法凡有德行老成之人皆指爲流俗下才專用呂惠卿曾布及惇三人布爲翰林學士三司使與荆公論市易不合出之惠卿爲參知政事荆公罷相發荆公無使上知私書荆公復相絕之

惟惇不肯背荆公爲三司使參知政事門下侍郎以至拜相惇與惠卿外相善呼之爲兄心實忌之故惇作相惠卿不得入朝帥延安累年止於建節也初神宗用王荆公之言始有熙河之役蓋師行十餘年不息迨闡來樂之失神宗當寧慟哭大臣不敢仰視自此思呂申公之言乃馱用兵而帝亦因此感疾故元祐宰輔推本聖意不賞邊功專務懷柔夷狄西夏請故地以環慶延安府非要害城寨還之至惇作相以爲蹙國棄地罪其帥臣諸路皆進築新寨收復故地

邊事復興關中之民大困上皇登極初棄湟鄯等州曾布蔡京爲相復取之貶熙河帥臣前日議棄者樞密安公燾主棄河外地亦貶蔡京又取東西川夔峽唐之地故三踞之民亦困蔡京王黼又結女真以攻遼卒致天下大亂推其禍端自王安石與章惇始以此爲罪其大者悲夫用兵之禍可勝諱哉大觀四年六月追復通議大夫申國公章惇追復特進子孫並依例與差遣紹興中太上皇帝因覽任伯雨前章具言惇卞所以誣詆宣仁狀於是追貶惇爲昭化軍節

度副使卞爲單州團練副使

十月丁酉韓忠彥左僕射

自尚書右僕射除進封儀國公

壬寅曾布右僕射

自知樞密院事授右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忠彥左僕射制曰朕仰惟前代訓迪厥猷敷求哲人

考慎其相疇若予采是資世德之良屢省乃成俾陟

冢司之任咨爾有衆明聽朕言

具官韓忠彥

敏識造微令

猷經遠智足以任四海之重才足以應萬事之機屬予訪落之初擢總代工之右百辟承式萬邦作孚旌其世庸進是位序正名左揆分侍東臺增衍爰田陪敦真賦於戲在昔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二心之臣用

保斯民以登乃辟子帥正則孰敢正民罔中而惟爾
之中其允廸於前人以有聞於末世

布右僕射制曰左右置相以總吾喉舌之司東西分
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峙承上若台符
之聯相須而成闕一不可迺登次輔以告大庭

具官
曾布

敏識造微懿文貫道器周小大之用智適古今之宜
被神考特達之知亟躋禁從膺先朝倚注之重久執
事樞能悉心公家宣力夙夜忠以廸上誼不辭難憂
勤百爲壯老一節肆朕纂臨之始大嘉翼戴之勞參
稽師言圖任舊德文昌端揆之列紫微陪侍之班合

茲寵名作我近弼仍遷階秩增衍戶封於戲朕有休
息百姓之心汝則覲文而匿武朕有總覈庶工之志
汝則勝實而去華以至甄序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
俗振肅紀綱使萬物各得其平無一夫或失其所汝
之職也尚往欽哉

時中使召蔡京鑠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探
刺徽宗之意徐奏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
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翌日
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
制布拜右僕射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蓋有

爲云事忠彥旣爲左相柔懦天下事多決於布

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

朋黨明年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

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

十一月先是左正言任伯雨言肇親兄布

見任右僕射一居宰輔鈞衡之任一處禁密論

思之地人情豈無嫌畏陳次升亦言伏見右僕

射曾布頃居樞府阿順宰臣進用匪人大開邊

隙費財用如糞壤輕人命如草芥今獨歸罪章

惇未知布之所職何事進拔親故羅列京局以

爲耳目任用門人寘之臺諫以爲腹心不以人

材爲國用惟以爵賞爲私恩况布之登用方且

彌月凶忒氣燄薰炙中外若更遷延日久根盤

基固必貽國患又言曾布近薦引門人王覲爲

中丞賈易爲右諫議大夫若陰相結納肆爲朋

黨陛下孤立誰與爲助若有不公誰敢擬議

十一月戊寅安燾知樞密院事

自觀文殿學士左正議大夫提舉中太一

宮兼集禧觀公事兼侍讀除

制曰朕祇紹天明率時紹考人惟求舊政貴有常蓋典

刑不若老成而高才必有厚德與之圖事揆策庶務

叶謀計安矧鈞樞輔弼之臣皆帷幄股肱之寄處而不補非賢罔居具官安燾惇大而有容直方而不撓識足以任天下之重氣足以潛君子之剛擢自裕陵進陪機筦受知先帝復贊宰司獨立而無朋攘袂而正議挺特有不奪之志逡巡多易退之風歲塞松栢之後凋鑑明塵垢之不止累年去國注想儀刑俾領貞祠入侍經幄逮茲燕見允協師虞其還近班復冠西府惟正人之用捨繫國步之汙隆朕方居安而慮危爾其以靜而制動俾威靈懌乎殊俗而帝命式于九圍永肩一心同底于道

上初卽位批付三省以尚書及從官闕令具姓名進入章惇曾布等以前執政及從官姓名等面奏布指安燾曰陛下知此人否元豐末舊人皆去唯燾至元祐四年丁憂乃罷上頷之及姓名已進入上曰只是韓忠彥李清臣及黃履

三人安燾不堪布因言前執政

只三人至是始除知樞密院事

唐辰黃履罷尚書左丞

除資政殿大學士依前左正議大夫充提舉中太乙宮兼

集禧觀

公事

履自元符三年正月除尚書左丞是年十一月罷在執政僅一年尋卒履始以文學進初附蔡

確謀定策事後附章惇排擊元祐之臣時議嫉

之後以復后事追貶郴州團練副使事畧

辛卯范純禮守尚書右丞自禮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制曰朕纂服之初未惟繼志之艱虛心揆道考慎輔

弼之臣左右予翼一德協心以底于治夙夜以思乃

得良佐具官范純禮器識沉深世服忠義學通體要能蹈其

所知端靜寡欲不移於寵利薦更要劇蔚有休望揆

諸師言蔽以朕志進丞中臺翊亮庶政夫惟忠可以

革朋比之枉惟明可以審是非之辨惟剛可以濟機

務之要尚攄乃志以紹前人之休往其欽哉無替朕

命

純禮字彛叟文正公仲淹之子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卒
正月癸亥前宰相觀文殿學士中太乙宮使范純仁

先是純仁以論救呂大防青守隨州至隨以失

明上章請老章上章惇令邸吏不得進再貶武

安軍節度副使未州安置命下之日純仁欣然

而往每諸子怨章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舟

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

哉至永州純仁之諸子聞少師韓維謫均州其子告悖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光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純仁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純仁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列論事不合卽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卽止上初卽位欽聖太皇后同聽政純仁自永州先以朝議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蓋二聖欲用純仁矣遣中使蔡克明至永州賜茶藥密諭曰皇帝與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

虛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爲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純仁頓首謝又曰太后問相公官家卽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說純仁曰老臣與遠方之人惟知鼓舞聖德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來純仁曰敢不奉詔又曰離闕下日二聖再三言太后在宮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純仁感泣不已俄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許歸潁昌府至是還次南京復觀文殿太學士爲中太乙宮使時元符三年七月辛未也又賜詔書召純仁赴闕

供職純仁已病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
失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青節馳表謝上
行次雍丘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趣純仁入
覲仍宣諭渴見之意純仁辭以久抱羸疾不可
勉強中使曰聖上甚欲一見相公亦自有優待
老臣禮數公遂上章力辭乞賜骸骨歸田里又
遣中使賜銀絹各五百以繼道路之費又遣國
醫診視仍戒諭俟純仁疾愈乃得歸純仁上章
謝上以純仁堅乞歸潁川養疾不得已許之上
每對輔臣宣諭曰范純仁得一識其面足矣純

仁歸詔數問起居安否狀上批其奏曰卿有忠
言嘉謀宜時有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
意純仁表謝疾益甚請老詔不許比詔至純仁
逝矣先是純仁疾革精識不亂戒諸子曰國恩
至重殊乏補報吾歿之後葬當從約不可妄以
私事干朝廷又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
儀次第之其表曰伏望陛下深絕朋黨之論詳
察邪正之歸披抉幽隱以盡人材屏斥竒巧以
厚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
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

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恭陵實謂之當
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叙尚
使存沒猶汙瑕疵表聞上與太皇太后震悼賜
白金三千兩仍宣諭慰撫諸孤遵守治命一切
不敢干祈但上表稱謝而已遺表言宣仁之誣
謗未明蓋純仁思所以報宣仁后之託也諸子
以其所言俱朝廷大事且防後患以純仁口占
畫一繳申穎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純仁將葬
李之儀作行狀且論平生立朝行已之大節蔡
京用事小人附會言純仁之子正平等撰造中
使至未州傳宣聖語以爲遺表非純仁意也正
平與李之儀皆下御史獄捶楚甚苦其後所驗
皆實獄遂解正平之儀猶各編管正平之家死
於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仕終
身爲選人初純仁旣卒有司考行謚之曰忠宣
鄧忠臣覆議是之崇寧初黨禍旣作乃追純仁
謚告其元定覆議官各罰銅十斤及正平得罪
議者并論鄧忠臣可黜忠臣由是罷知汝州純
仁性夷寬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而已自
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俸賜悉以廣義莊前

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皆未官
曾肇嘗曰使純仁之言行於熙寧元豐時後必
無紛更盡用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讎復之
禍云丁未王稱曰純仁忠厚仁恕不澄不撓人
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
之風噫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
祐用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矣

六月戊午范純禮罷尚書右丞自中大夫罷依前官知潁昌府
制曰朕簡拔俊良擢居丞弼與之協圖機政而鎮撫
夷裔或忘敬謹遽致人言考事探情初繇繆誤承流

宣澤蓋致寬慈具官范純禮世濟忠嘉天資簡厚似續榮

問延登近司佇告遠猷共熙庶績而乃失致思於出
話自程奏以引愆罷居綱轄之嚴往服藩維之寄念
紹先正翊戴我家廣土衆民亦足觀政

純禮自元符三年十二月除尚書右丞至是年
六月罷執政諭半年因言章論列遂上章乞罷
故有是命崇寧元年十二月降授朝請大夫試
祕書少監分司南京徐州居住五年八月左朝
議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范純禮卒

七月丙寅安燾罷知樞密院事自左正議大夫罷授觀文殿學士依前官

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制曰入寇樞庭之重出司留鑰之嚴朕所褒優罔間
內外具官安燾以深忠直道受知于裕陵以厚德豐功被
遇于哲廟周旋二府儀表四方逮予躬政之初起自
復常之後還居宥密正賴謀謨而乃亟上封章力陳
病瘁既困誠之莫奪在勞逸以宜均加祕殿之隆名
進文階之峻秩往臨舊治式便爾私書不云乎雖爾
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尚體茲意勿忘告猷

燾凡三執政八月而罷其將請去也燾奏曰自
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臣但持紹述之虛名以

誑惑君父上則欲固寵位以快恩讎下則欲希
進用而肆朋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自為謀則
善矣然未嘗以毫髮為朝廷計者也坐棄湟州
降端明殿學士再責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
安置既而復湟州降柳州團練副使後復太中
大夫卒年七十五燾卒後五年始盡復故官云

云 事略

丁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自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陸佃尚書右丞自試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佃尚書右丞制曰二三執政之臣所以委聽共圖幾

務者也休戚所繫夷夏同之苟非其人曷敢輕用具
陸蚤繇道學被遇神宗擢寘從班休有善譽雖數更
於事變益足信其誠心逮予續服之初入冠列卿之
重而能銓衡弗紊獻納居多眷惟右轄之求式副登
庸之意仍遷峻秩併示殊恩噫朕方建用皇極而世
或執偏以自是朕方懋昭大德而世或懷利以相傾
惟原厥由宜必有在爾既見而知之矣勉思所以同
寅協恭救此之弊者毋使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
野專美于前載

同日章棻同知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
提舉中太乙宮兼集禧觀

事除

制曰朕惟天下治安之本實在二府故文武雖若異
任而眷注未嘗不均必求其人以贊樞極具官受知
哲廟擢付帥權既生致於首豪且廣恢於境土屢形
捷奏數被褒嘉眷宥密之湏才越班聯而登用蔽自
朕志寵示殊恩惟不忍肝腦之塗郊原故能愛重人
命惟備見飛輓之耗帑廩故能慎惜邦財事在變通
爾知之矣勉思所以善其後者以副朕躋民仁壽之
意

十月乙未李清臣罷門下侍郎

自右光祿大夫依前
官資政殿學士知大

名府兼北
京留守

制曰朕纂承大業屬濟艱難圖惟舊人作我輔弼孜孜夙夜惟二三執政是賴庶幾相與有為發明朕心以昭前人之功具官李頃在元豐嘗登貳政聰敏明達夙為神考知遇肆朕初服亟命召還旋陟東臺共圖機務方期報稱遽請閑官顧惟股肱之臣朕所禮貌弗違爾志特厚寵光錫密殿之崇名為北門之巨屏毋分內外勉靖兵民服我休恩尚收來效

清臣自元符三年四月除門下侍郎是年十月罷執政踰一年清臣與時論浸不合移疾甚懇故

有是命崇寧元年正月己卯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李清臣卒晁補之狀其行卒時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閏六月壬午李清臣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先是元符中李清臣為門下侍郎嘗上疏力數章惇罪至是有詔謂臣寮所論章惇多誕謾無實狀三省乃檢會論惇之疏進呈遂有是命言者又以清臣與韓忠彥黃履執政日請復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再貶雷州司戶參軍王稱曰人臣以公正為忠朝廷以安靜為福紹聖之初清臣復被任用不以公正事

上而乃謀取宰相首以紹述激怒上意自是朋黨之論起而士夫蒙其患矯誣之說行而聖后負其謗朝廷不復安靜而清臣亦不得相矣

十一月丙子陸佃尚書左丞

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溫益尚書右丞

自試吏部尚書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制曰朕惟繼志守成任大責重夙夜祗慎務求一德

一心之人相與輔佐庶幾協濟有為同底于道

具官溫益

素守忠嘉秉志明達謀謨則不失正議論則無隱情事朕潛邸熟觀所為擢置經幄沃聞讜言式當京尹之繁仍處天官之長總覈吏治譽望日休進登右轄

之崇允協在廷之論眷惟宿德舊人實朕股肱心膂宜悉聰明之慮往裨政務之機一正是非毋牽毀譽

益字禹弼泉州人

崇寧元年 壬午

正月庚申韓忠彥罷左僕射

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制曰入則經體贊元允釐庶績出則承流宣化以迄外庸若時元臣往殿近服用猷告於多士其孚命於

大廷

具官韓忠彥

躬受美材世載令問被遇神考冠于儀

曹受知秦陵長茲樞府爰始嗣服延登宰司斯奉若于先王以克紹于乃辟然士有覆出之惡而人無事

上之忠靡大猷之是經孰執其咎賴朕志之先定不
潰于成封奏繼來人言荐至其解鈞衡之重俾司留
籥之嚴仍寵其行用加厥職於戲進退以禮無用舍
之殊出處惟均何内外之異無替朕命往哉惟休

忠彥自元符三年四月拜相至是年五月罷入
相凡二年餘忠彥進左僕射而曾布爲右相不
協諫官吳林王能甫助布排忠彥遂以觀文殿
大學士知大名府初忠彥爲相稍復元祐之政
天下翕然望治至是論者稱元祐之初哲宗踐祚
之始大臣變亂神考之法度斥神考之人材者

忠彥李清臣爲之首願示懲戒乃有是命未幾

言者復論其變亂述之政復還臯戾之黨比之

元祐抑又甚焉乞罷職名以厭士論遂罷觀文

殿大學士是月庚午司馬光而下四十有四人

追奪黜降有差司馬光降授右正議大夫呂公

著文彥博呂大防劉摯等皆追奪外韓維孫固

係神宗潛邸人已復職名及贈官免追奪乙亥

詔三省籍記蘇轍而下五十有四人不得與在

京差遣仍勅榜朝堂應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

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依前任執政官

王覲豐稷見在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劉安世等令三省籍記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詔曰昔在元祐權臣詆誣先烈肆為紛更紹聖親覽政機灼見群慝斥逐流竄具正典刑肆朕纂承與之洗滌悉復收召宜諸朝廷而締交彌固唯以阻壞事功報復仇怨為事必欲一變熙寧元豐之法度為元祐之法而後已凡所論列深駭朕聽至其黨與則遷叙不次無復舊章迺擇其尤者第加裁削餘一切釋而不問

丁未錄

大觀三年二月韓忠彥復宣奉大夫儀國公致

仕八月己亥卒年七十二初章惇為相斥逐元祐臣寮士心不附曾布詭情辟致名士如陳瓘張庭堅俱居門下欲以傾惇上卽位召忠彥為相惇以異議旣逐布以定策功拜右僕射忠彥柔懦天下事多決於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為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為崇寧蔡京於是召用而布亦得罪崇寧元年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

已卯陸佃罷尚書左丞

依前太中大夫知亳州

制曰執政大臣朕所親信而是非去就宜厭服中外苟異於是公議難逃具官陸佃頃為史官以朋黨得罪名在責籍元符之末遷叙過優朝廷以近嘗降詔置而不問再為執政始末奉行處之安然殊不引避豈止昧於廉隅亦無悔過戴恩之意其罷網轄尚假州麾勉服訓詞毋忘循省

佃自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除尚書右丞十一月除尚書左丞至是年五月罷執政幾一年

庚辰許將門下侍郎

自右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除

溫益中書侍郎

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蔡京尚書左丞

自翰林學士承旨中大夫知制誥兼侍讀脩國史充實錄修撰除

趙挺之尚書右丞

自試吏部尚書兼侍讀修國史編脩國朝會要遷中大夫除

將門下侍郎制曰咸一德以格天求賢是重釐百工

而熙載服采其難眷惟邦國之基實賴鈞衡之力宜

遷峻列懋稱膚功

具官許將學造天人之微識該今古之

變其守也審不可撓之淵澄而代有終無不載之坤

厚踐歷所為之多矣終始自得之裕如久執政機載

隆德望奉謀猷而入告辯邪正以中行好惡既同議

論惟一朕志雖定爾功為多擢貳黃門式符輿論正

直是與益崇輔弼之權仁義已明更俟贊襄之効克成丕績未孚于休

益中書侍郎制曰君臣一德則好惡不約而同上下協心則垂拱無爲而治况右轄惟幾之任乃其盤舊

學之臣我圖爾功懋遷峻列具官温益清規亮節直道純

誠動而必徐應事爲之不苟宿之彌壯慎業履之攸勤久歷從班旋濟政府論議悉歸於中道是非不惑於異端仁義旣明俗風遂一斷自朕志擢貳西臺非道不陳克績隆平之運見賢而用實資翊亮之功往哉汝諧尚格予訓

京尚書左丞制曰非常之才必遇聖明之主可大之

業是眷豪傑之臣陟我俊良爲時輔弼其官蔡京先朝碩

德當世名儒其自得之富矣經論之術不可尚也居

然博厚之稱屬神考之有爲繼泰陵之克紹更張述

作蓋嘗廷議而躬行沮格廢興又且目覩而心憤力

變難回之俗必行已試之言肆朕明父子兄弟之恩

而爾難上下君臣之義中臺綱轄宜以命之不約而

同已明好惡之一無爲而治更宜翊亮之勤往哉惟

欽毋煩多訓

挺之尚書右丞制曰得人謂之仁雖聖王之難事見

賢而後用乃天下之至公眷我駿良宜登輔弼具官趙挺之

仁義重而名節著志意修而富貴輕不磷不緇盛矣

難汗之行彌明彌壯超然特立之心更是非之最多

終理義之自得屢周歲律綿歷從班明君臣父子之

恩辨好惡是非之黨善人是賴公議是修總轄中臺

故以命爾正直是與克諧夢卜之求道德一同益懋

贊襄之力往祗厥位永孚于休

崇寧二年七月將以收復湟州除金紫光祿大

夫五年五月以收復鄯廓除特進益執政僅半

年二年正月壬寅卒于位益資詭譎始以潛邸

舊僚進而阿附二蔡持論不正深為物議所貶

京字元長興化軍仙遊人陳瓘因朝會見京視

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它日

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

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

聞瓘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耳言啖

瓘瓘使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必

擒王不得自已也於是攻之愈力草四章將上

會聞隔對不得見乃悉繳而奏之○其奏曰紹

聖之初哲宗之意本無適莫章惇雖挾功自恣

然其初猶有兼取元祐之意京自成都而來與其弟卞共毀宣仁共欺哲宗京之得售其說自後法始從大改後法以後事事無不大改兄弟同朝增麓相和無有一事不如其意當此之時不以所聞神考聖訓告于哲宗至于今日然後引所自書實錄以爲證驗唱爲不經之論而欲遷神考于西宮其爲矯誣可謂明矣京以矯誣之筆妄增實錄之事以矯誣之舌偽造神考訓朝廷用矯誣之言而輕改宗廟信矯誣之說而力沮言者臣恐自此矯誣之人無復忌憚矣今

朝廷大事又皆委曲遷就而爲一京之地公議洶洶人不敢言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爲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托紹述一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紹述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已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爲有助卞之乖惇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

斥爲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跖浩能忘身徇國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改卞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憂非一日也陛下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爲國害一夫去一留失政刑矣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

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宗患之於是自安石旣退惠卿旣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爲少若京去朝廷則私門之士數百千人者皆爲朝廷之用矣京在朝廷則皆蔡氏之黨也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年亦至於保

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瓘又論哲宗實錄不當止以蔡京善修疏奏上甚感其言，密賜瓘黃金百兩。上謂輔臣曰：「瓘言事極不可得，暫貶亦不久。」前日遣人以金百兩賜之。瓘受賜泣下，布曰：「陛下待遇如此，宜其感泣也。」元符三年十月，京遂以翰林學士承旨出知永興軍。至是，除尚書左丞、京執政。凡二月而相挺之字正夫密州諸

城人

閏六月壬戌，曾布罷右僕射。

觀文殿大學士右銀青光祿大夫知潤州

制曰：「審去就之分者，大臣所以及道優進退之禮者。」

人君所以觀忠載嘉，次輔之賢申錫，偃藩之命顧內外之或異在體貌，以惟均誕布策書式，孚群聽。具官曾布器識閎博，性資聰明，早發越於猷為，久踐更於事任。從容應物，有王佐之才；慷慨立朝，得仁者之勇。被遇神考，翺翔侍從之華；見知恭陵，密勿樞機之府。肆朕續承之始，登于弼亮之司，丕揚繼述之功，允賴將明之助。遽露誠悃，祈解政機，雖眷倚之彌加，覽封章之屢至，眷其有守，寔亦重違。是用峻祕殿之隆名，鎮冊陽之便郡，遂其休逸。寵厥勤勞，於戲論道經邦，居則儀刑於百辟，承流宣化，出則師帥于一方，往服渥恩。

乃心王室

布自元符三年十月拜相是年閏六月罷入相
僅踰一年錢適言曾布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遽
變炎涼鈞致齊人之窺言欲破紹聖之信史是於
布連抗章乞罷遂有是命初布於元祐末欲以
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至崇寧初知上
意有所向矣又欲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無何
蔡京爲左丞大與布乖會布擬陳祐甫爲戶部
侍郎京扞榻前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柰何
使宰相私其親布之壻陳廸祐甫之子也布忿

然爭辨久之聲色稍厲温益叱曰曾布上前安
得失禮上不悅而罷翌日交攻布布由是得罪
二年十月臣僚言郭知章掌制命曾布罷乃託
王言過爲溢美有從容應物有王佐之才慷慨
立朝得仁者之勇知章遂罷七月布落觀文殿
大學士提舉亳州太清宮太平州居住時侍御
史錢適言曾布初與韓忠彥李清臣結爲死黨
旣登相位析交離黨日夜爭勝不及半月首罷
市易變法之論相因而至於是范純粹乞差衙
校以害神考之免役李夷行乞復詩賦以害神

考之經術力引王古爲戶書以掌開閤歛散之
權王覲爲中丞以定是非可否之論又奏布與
宦官閻守勲等相交結使門人李士京通道言
語及諷金山寺獻地以應識記等事遂有是命
是月丁酉布降中大夫守司農少卿分司南京
錢適言陛下入繼大統太母重簾曾布乞獨班
奏事力引韓忠彥李清臣豐稷曾肇之徒鱗集
於朝忠彥引陳瓘龔夬曾布引陳次升李清臣
豐稷合黨締交造端設計睥睨宮禁莫敢誰何欲
變亂當時事實以誣毀哲廟李勣乃布肇姻家

率爾上書乞廢元符皇后伏望重行竄殛布遂
責降忠彥崇福宮清臣肇稷等皆貶責崇寧元
年十一月布嘗薦學官趙諗而諗反遂責授武
泰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十二月以棄涅州責
授賀州別駕二年五月貶廉州司戶依舊衡州
安置大觀元年八月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曾布卒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肅

七月戊子蔡京右僕射

自守尚書左丞授通議大夫
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文昌萬化之源源清而流潔僕射百僚之表表
正而景端若昔保邦敷求俊德肆予共政厥有舊人

咸造于庭明聽朕訓具官蔡京才高而識遠氣粹而行方
 早逢聖旦之有為徧歷儒林之妙選徊翔滋久趣操
 益醇出殿侯藩入居翰苑適當元符之末命預聞翼
 室之多艱去就甚明忠嘉具在人之艱矣動以浮言
 天實臨之資予良弼是用延登右揆總領西臺超進
 文階增陪井賦慨念熙寧之盛際闢開端揆之宏基
 弛役休農尊經造士明親疎之制定郊廟之儀修義
 利之和聯比閭之政國馬蕃于汧渭洛舟尾乎江淮
 周卿率屬以阜民禹迹播河而入海經綸有序威德
 無邊而曲士陋儒罔知本末強宗巨黨相與變更凡

情狃於尋常美意從而蠹壞賴遺俗故家之未遠有
 孝思公議之尚存慎圖厥終正在今日於戲武王繼
 志昭哉文考之功曹參守規講若蕭何之迹其輔台
 德求孚于休

先是元符末哲宗升遐上卽位欽聖太后垂簾
 同听政召范純仁於末州虛宰席以待純仁純
 仁病不能朝乃拜韓忠彥為左僕射曾布為右
 僕射明年改建中靖國欽聖太后上僊布為山
 陵使乃密諭中丞趙挺之建議紹述還朝與忠
 彥勢相敵漸逐忠彥薦引之士盡復紹聖元符

之政忠彥怨布於是曰布之自爲計者紹述耳
吾當用能紹述者勝之遂召京京之用自韓忠
彥始起居郎鄧洵武又爲愛莫助之之圖以獻
其說以爲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無助之者其
圖如司馬遷年表例爲旁行分爲左右自宰相
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而爲七左曰
元豐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以溫益爲首其
餘不過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
也右序舉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焉多至百餘
人又於左序別書一人姓名於宰相下而掩之

徽宗視之則京也徽宗謂曾布曰洵武言非相
蔡京不可與卿不同柰何布曰洵武所陳旣與
臣所見不同自不當與議遂以其圖付溫益益
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上決意用京
矣至是遂以京右僕射丁未錄徽宗初卽位二
月以登極赦恩遷徙竄謫之人范純仁而下十
有八人恩叙有差四月范純仁等十有九人復
官有差五月文彥博而下三十三人追復有差
先是上復政議者以瑤華復位司馬光等叙官
爲所當先陳瓘時爲左正言獨以爲幽廢母后

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方今計當
先辨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
爲號令以禮行之庶幾可無後患不然必遺後
悔無益也朝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遂
遽施行之詞命旣出陳瓘益堅前說乃上疏言
司馬光等復官朝廷昭雪冤枉之惠不可不發
於訓詞三省進呈瓘疏韓忠彥請改撰司馬光
呂公著告命上曰但貶邢恕於恕訓詞中具載
此意則天下皆知之矣告命遂不改其後崇寧
間蔡京用事及改建中之政黨禍再作人始服

瓘之先見也

丁未錄

自京爲相卽召知揚州蔡卞

爲中太乙宮使兼侍讀徙雷州司戶章惇爲舒
州團練副使睦州居住九月乙未勅中書省開
具元符三年臣寮章疏姓名分爲邪正上中下
三等有邪等尤甚者丁酉貶責韓忠彥曾布李
清臣黃履曾肇豐稷龔夬等合二十一人以嘗
議元符皇后故也已亥勅中書省應係元祐謫
籍并元符末叙復過當人各具元籍定姓名人
數進入不得與在京差遣中書開具姓名文臣
曾任宰相執政官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

呂大防劉摯梁燾土巖叟范純仁韓忠彥王珪
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
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曾任待制已
上官蘇軾范祖禹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張耒
等四十八人十月丙子廢黜周常等二十有七
人臣寮上言以元符之末共成黨與變更法度
復爲元祐等人故也十一月壬辰詔黨人子孫
不許擅到闕下甲辰上書人范柔中等停降有
差詔元符末所上章疏其間言當於理又力陳
父子兄弟繼述友恭之義者四十一人悉令旌

擢外附會姦慝誣毀先帝政事者總五百四十
一人然言有淺深罪有輕重取其詆謗指斥邪
等中尤甚者三十人係范柔中等並逐處羈管
十二月癸丑責韓忠彥安燾等各居住安置其
罪有差以棄湟州也二年正月乙酉鄒浩王覲
等並居住任伯雨陳瓘等並編管以前上書言
涉邪罔故也先是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
王安石主雇役司馬光主差役范純仁蘇軾俱
光門下士亦以差役爲未便章惇安石門下士
尚以雇役爲未盡純仁軾惇雖賢否不同然悉

聰明曉吏事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
私其所主元祐初光復差役改雇後惇議限止
五日太速後必有弊光不以為然惇爭辨竟以
罪去蔡京時知開封府用五日限及改畿縣雇
役之法為差役至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
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惇入相復議以
顧役改差後置司講論以李深為編勅所看詳
利害文字專一看詳役法除蔡京為戶部尚書
兼提舉於是京欲掩塗元祐迎合之迹乃白惇
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爾尚何講為惇信之

遂請人額雇直一從元豐舊李深持不可爭之
不能得出通判通遠軍建中靖國初復召深為
司農寺丞專領戶部役法於是取出錢之重者
悉申明蠲減之至是蔡京復用事黨禍再作李
深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並同上

庚子章棨罷同知樞密院事

自通議大夫罷為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

制曰陳力不能義所當止知足不辱道莫與京維時

弼臣乃國俊老深明出處之大致用示始終之至恩

具官章棨

直亮而剛明忠勤而壯毅能守正而不膠於變

善畫策而不詭於經頃者節制一方威名萬里生擒

黠虜坐解重圍非徒月三捷之來抑亦日百里之闢
屬元祐朋姦之復作嗟熙寧成筭之至危大肆邦誣
幾開邊隙逮延登於樞筦因助振於國威方資經制
之良遽爽節宣之適章屢却而復上志愈堅而不回
祈卽便安務從和理陞華祕殿授節祠宮亦旣完難
進易退之風行且致勿藥有喜之慶將安將樂永介
壽康言旋言歸尚副虛佇

案自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
是年七月罷執政僅一年案以疾乞罷故有是
命未幾卒謚莊簡

八月己卯趙挺之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張商英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修國史實錄修撰遷中大夫除

商英尚書右丞制曰左右大臣朕所與謀謨庶政計

安天下自非智識開明趣操純正則焉足以居輔弼

之任哉具官張商英德度寬和才猷勁敏學博而知要志

大而敢爲經術光於本朝言詞妙於天下蚤被先朝

之識擢蔚有當時之盛名逮予臨御之初召從遠服

密助揚功之志肆厥有成凜然儒英實我國噐是用

延登右轄參贊萬機夫后德惟臣允賴贊襄之助身

帥以正乃清風化之原永肩一心同底于道

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

十月癸亥蔣之奇罷知樞密院事自右正議大夫授依前官充觀文殿

學士知杭州

制曰朝廷之上輔弼之臣入則總樞機之繁以承庶略出則制兵民之重以壯藩維內外之任匪輕體貌之隆惟一具官蔣材猷博大器識閎深貫穿百家之書該通六藝之意學為勸講文以代言威名著于虜中教治行于輦下踐更膺仕被遇累朝進掌樞衡遂制兵武惟時塞垣徹警羗戎咸賓方有賴於論思乃屢形於冲退勉從均逸之義用舉優賢之章加以祕

殿之隆名往鎮餘杭之巨屏雖乃身在外獲遂解於政機而雅意本朝宜無忘於辰告茂爾告履體予眷懷

之奇自元符三年四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除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十月罷執政踰二年俄奪職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卒復觀文殿學士

同日蔡卞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左正議大夫充太一宮使兼侍讀除

制曰樞密右府實本兵柄內參帷幄之議外以鎮撫四夷綏護元戎贊成庶略惟茲重任實賴世臣可圖

其人誕頒命告

具官蔡下

學際天人材無文武議論達國

家之大體謀謨紹典誥之遺風而乃秉德高明植志

剛大擢自神考進陟從班受知泰陵遂參大政粵予

嗣服遭家多難不能保臣鄰之親慨然失股肱之助

儀刑注想亦既彌年亟茲召還深沃朕志雖論道惟

幄固可聞於忠嘉而進位樞衡又將隆于弼亮朕方

待爾以甚盛之舉爾其為朕圖非常之功並奏墳簞

之和益觀華萼之茂惟兄弟之義相與冀軍國之政

交修為卿一門自我作古於戲精兵略以料敵決勝

嚴武事以保大定功惟裕陵有遵藝祖遺業之心願

耿躬有承神考戎捷之志宜卒前人之圖事庶揚丕

績於無疆永孚于休尚有嘉寵

二年七月以收復湟州除左光祿大夫三年五

月以收復鄯廓除金紫光祿大夫

崇寧二年 癸未

正月丁亥蔡京左僕射

自右僕射授右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

制曰綏四方復大業屬在於耿躬佑乃辟康兆民允

資於元輔進陟時傑秉操國鈞粵惟先正之臣克任

天下之重爰旌丕烈誕告朝倫

具官蔡京

器博而用周名

高而實茂學際天人而不貳材無文武而且宜被遇

裕陵早預睿神之制作發聞紹聖久勤禁密之論思
逮予訪落之初首建紹休之訓孤忠自許惟堅體國
之誠經德不回曾靡合時之術暨延登於政府肆擢
寘於宰司謀猷益嘉夙夜匪懈攷古而修紀律設屬
而講事功庶官惟和百度以正適遠戎之弗率繁多
筭之是圖師不逾時慮無遺策四夷偃兵革之氣百
姓厚衣食之源疇若顯庸升華左揆分侍東臺之峻
躡躋文階之崇增衍爰田陪敦真食萃茲寵渥併示
眷懷於戲位冠群臣孰越蕭何之畫爵隆五等蓋先
裴度之功維乃殊勲無愧前哲末協于治往孚于休

七月收復湟州除左銀青光祿大夫三年五月
以收復鄯廓等四州除守司空五月巳卯右銀青
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京爲
守司空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嘉國公
以撫定鄯廓推賞也尋詔去守字改行字作兼
字制詞云特超五等三年正月午通直郎鴻臚寺丞
蔡攸賜進士出身爲校書郎仍賜金紫攸左僕
射京子也以趙存誠許份例召對除館職京言
攸未始登科非存誠份之比再辭不許自京遷
左相黨禍益酷四月通直郎致仕程頤近以入

山著書竊慮妄及朝政特追毀出身以來文字
除名五月停降上書詆訕人梁安國等二十有
二人八月詔湟州近已收復其元行廢棄及迎
合議論沮壞先烈之人責降龔夬等十一人有
差又責上書進士應元符末上書者類多詆誣
可具姓名下太學並罷三舍遣歸本貫各入自
訟齋听讀九月籍記黨人子弟令吏部告示應
責降人子弟候參選及射闕日並於家狀內供
父親兄弟係與不係籍記之人應上書邪等人
知縣已上資序並與宮觀嶽廟選人不得改官

不得注縣令又頒降御書黨人姓名下監司長
吏廳刻石宰臣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
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八人執政梁燾王巖
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
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仁安燾陸佃一
十六人待制以上蘇軾范祖禹等三十五人餘
官秦觀以下三十九人十月黨人領祠並罷又
詔黨人子弟不許以功賞遷改又詔不許黨人
檀到闕下又詔與黨人子弟外踞宮觀差遣三
年正月降責修政役法人王古而下又章惇王

珪以爲臣不忠別爲一籍仍依元祐姦黨指揮施行四月勘會黨人子弟不問有官無官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闕下仍令具逐路責降安置編管等臣僚姓名下項六月詔元符黨人通入元祐姦黨文臣曾任宰相執政官司馬光而下已故者二十人見存者曾布蘇轍李清臣劉奉世范純禮安燾張商英七人爲臣不忠曾任宰相已故者王珪見存者章惇上柱是親書刻石于文德殿之東壁又下詔暴白之又命右僕射蔡京書之仍頒下諸路監司及州軍長吏廳

立石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得三百九十人四年八月詔黨人羈管

編管

安置居住者各與量移

十二月詔上書編管羈管人放還鄉里其誣謗

最重除范柔中鄧考甫不放外餘並放五年正

月詔毀黨碑仍一再下戒諭之詔詔曰符祐邪

臣乘間擅權變亂政事朕竄斥累年不忍終棄

是用差以叙復畀之祿秩又曰朕以星文譴告

是用敷澤寬宥已降指揮除毀元祐姦黨石刻

及與係籍人叙復注擬差遣又詔除上書邪等

尤甚外罷上書邪等二指揮又令劉摯而下叙

復有差曾任宰執官重第一等劉摯李清臣王
 巖叟輕第一等韓忠彥曾布范純仁安燾並提
 舉宮觀劉奉世章惇及輕第三等黃履並叙復
 管勾宮觀其餘罪戾之人並次第與出籍

四月丙寅趙挺之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尚書左丞除

張商英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吳居厚尚書右丞自戶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安惇同知樞密院事自兵部尚書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居厚尚書右丞制曰執政大臣朕所考慎庶資諸弼

底于熙平肆頒渙恩以褒茂德具官吳居厚才周器博通

達治綱服勤官術衍溢邦賦睠言嘉績簡在朕心庶
 言其同命汝予冀欲覲經邦之効進承綱轄之司疇
 陟崇階式昭優眈同心同德尚思繼於古人有猷有
 為益勉攄於遠業往祇明命永孚于休

惇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惟機政之地宥密是司非
 謀猷克壯不足以倚毗非議論所歸不足以圖任灼
 知滋久褒陟為宜具官安惇學博才高出膺世用踐更要

劇休有顯稱曩懼險難益光確操進掌武部協濟典
 常彌簡朕心兼采輿誦庶獲岩廊之議擢陪機軸之
 司疇錫寧階併昭異數爾其迪慮深遠益謀疆圉之

救寧秉心宣通思竭股肱之佐佑往祗厥服毋替朕恩

居厚字敦老豫章人惇字處厚廣安軍人惇以收復湟州鄯廓累官右光祿大夫在樞府凡二年三年十二月戊午卒于位

八月戊申張商英罷尚書左丞

自通議大夫授
依前官知亳州

制曰朕睠禮邇臣康保庶政當竭忠盡以副倚毗而

用意回邪不循義分言章繼上公論弗容

具官張商英神

考擢置言路永泰寵陞從班在元祐之初託文辭

以毀訛先烈迨元符之末因訓誥以褒譽朋姦原其

操心出於為利而內多詭秘外若坦夷朕初不疑待以丞轄徐察言動返覆躁輕貪冒希求自干榮進潛結近密覬位相臣以道事君何望於汝尚期改過姑務含容臺論具陳言皆有實聊申邦典出守州符服我寬恩往惟省咎

商英自崇寧元年九月除尚書右丞二年四月除尚書左丞是年八月罷執政僅一年先是李昭叙守定襄得嘉禾商英作嘉禾篇以頌美之至是御史中丞石豫殿中侍御史朱諤余深論商英前作嘉禾篇不當以司馬光文彥博等比

周公又并疏其他事又聞嘗作宣仁聖德頌其
 言紛紜上及宗廟者無所不至言者又取商英
 為開封府推官日為本府撰祭司馬光文繳以
 進呈詔商英秉國政機議論反覆可落職知毫
 州編初商英與蔡京在神宗朝為檢正雅有契
 好及是京為相商英為左丞同在堂議事多不
 同商英言京姦邪有身為國相志在逢君等語
 臺臣以為非所宜言謫知亳州尋令入元祐黨
 籍京罷相削籍事五年正月通議大夫張商英
 知鄂州未幾言者論商英謝表誣謾得罪其表

曰不圖堯舜之治復見于今遂令異縛之謀罔
 知攸措又曰莫非帝臣咸削黨籍又曰豈使清
 時陷為牛李之黨庶幾黃壤尚預夔龍之游大
 觀元年十月京復相商英遂自提舉嵩山崇福
 宮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歸州安置丁未四年
 京罷相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過闕賜對奏曰
 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而已今誠
 一一舉行則足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
 但不失其意足矣除資政殿學士中太乙宮使

事畧

崇寧三年甲申

八月丙午許將罷門下侍郎自特進除依前官充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

制曰輔弼之臣進退之際乃朝廷之用舍繫天下之

聽觀必稽庶言朕何敢忽具官許將侍從丞轄出入云舊

東西臺貳亦既累年朕方躬秉一德卒圖考功詆異

紛紛籍黜無赦庶無愧於繼志述事之孝遵制揚功

之休而言者論汝得罪先朝獲貸元祐抗章引謝言

涉謗譏絲毫無過父子為囚憤戾若此刑政謂何屢

更時變莫見一心括囊不言殊無特操朕察中憲懇

款之言矜大臣左右之久分之洛郊俾司留鑰仍隆

祕殿學士之名用循舊弼均勞之禮體予恩數徃其

協祗

將自紹聖二年十月除尚書左丞四年閏二月

除中書侍郎崇寧元年五月除門下侍郎至是

年八月罷執政凡九年將在位御中丞朱諤取

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左顧右視見

利則回幡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嘗為丞轄

則及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

元祐間之所為逮至建中尚此冒居則紹聖之

所為已皆非矣強顏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

所為亦隨改焉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移大名拜
觀文殿學士除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召
為佑神觀使未幾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
定

九月乙亥趙挺之門下侍郎自右光祿大夫中書侍郎除

吳居厚中書侍郎自右光祿大夫尚書右丞除

張康國尚書左丞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遷中大夫除

鄧洵武尚書右丞自刑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挺之執政凡三年至四年三月拜相自序云三

年十二月挺之為門下侍郎以疾在告因上章
求解政事上惻然遣使勞問官醫看視再三諭
蔡京等曰挺之今病在朝寧復更有人如挺之
者京等皆側目已而疾間朝參曲謝京輩皆皇
恐意以上眷既厚必有以密詢之者四年正月
乙亥北使辭上詰曰御紫宸殿纔升坐顧左右
內臣馮鐸曰班中不見趙挺之朕思之為朕撫
問安否鐸至且宣詔旨挺之感泣及疾間既見
禮當留身曲謝京每防人言已之姦惡於上而
同列莫敢留身者今上恩在挺之厚又當獨出

身奏事深疑其必有所獻乃連二日先次留翌日挺之獨留奏上曰今內外皆已爲大臣之黨若有忠告于陛下者乃指云此懷異意沮壞法度之人也臣以爲不誠不忠于君父者可謂懷異意之人若獻忠誠于陛下者豈可謂之異意哉此乃大臣恐人言已之私凡有獻言于陛下者皆謂之異意欲以絕人之言爾若此則事有大於此者孰敢啓口以告人主上下之情隔矣踰兩月挺之拜右相康國字賓老維揚人洵武字子常成都雙流人御史丞鄧綰之子綰子洵

仁洵武洵仁徽宗朝爲尚書右丞初洵武爲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爲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之子今宰相韓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爲相將先帝之法更張之是忠彥爲韓琦子能繼父志陛下爲先帝子不能繼父志也陛下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進愛莫助之圖以獻於是徽宗決意用京矣至是遂拜右丞

事畧

崇寧四年

乙酉

正月丙申蔡卞罷知樞密院事

自金紫光祿大夫依前官充資政殿大學

士知河
南府

制曰朕體貌大臣始終顧遇矧惟樞庭之長夙推舊
德之良祈解政機用蕃寵數具官蔡卞學窮淵奧識造精
微擢自裕陵揚于禁從被眷哲廟延登左綱洊歷險
夷克全操履昨疇重望俾總鴻樞方賴告猷遽求避
位自官幾要之地方陳弟兄之嫌重違其情勉遂所
請付別都之留鑰加祕殿之隆名併示寵光式均勞
逸往迪朕命永孚于休

卞自崇寧元年十月除知樞密院事至是年正
月罷再執政凡三年時兄京為相至是始引嫌

求罷而有是命五年三月詔資政殿學士新知
江陵府蔡卞深得王安石道義淵源之學宜詳
延邇英以備訪問可除醴泉觀使兼侍讀政和
六年六月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
乙宮使兼侍讀蔡卞為檢校少保鎮東軍節度
使以史事賞也

二月甲寅張康國知樞密院事自中大夫守尚書右
丞依前官除

劉逵同知樞密院事自兵部尚書兼侍讀修國史兼
實錄修撰遷中大夫除

何執中尚書左丞自大中大夫試吏
部尚書兼侍讀除

康國知樞密院制曰朕惟右府實本庶謀必求股肱

之良俾專帷幄之任疇咨碩輔擢冠鴻樞具官張謀

謨忠嘉器宇惇大早膺殊遇荐歷禁途直道足以致

君高文可以華國蠲陞右轄翊贊中臺夙夜同寅左

右一德蔽自朕志協于師言庸昭注意之隆亟典本

兵之重爾其丕承先烈益邁遠猷格茲弗率之戎助

我有為之志同底於治求孚于休

達同知樞密院制曰朕登用輔臣預聞國政乃眷樞

機之地實資帷幄之謀必惟其人用新厥命具官風

猷高邁器宇靖深學冠儒林望隆國器早膺獎拔荐

歷禁嚴出使三韓能杖忠信入更八座克著專功蔽

自朕心命汝予翼權參四輔進貳元樞爾其惟懷永

圖俾紹光烈協成廟筭宣暢王靈使朕無愧於知人

則汝有辭於末世

達字公達隨州隨縣人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

人康國大觀元年十二月以牂柯波郎諸郡納

土効順除右正議大夫二年正月以受八寶除

左正議大夫五月以收復臨洮除右光祿大夫

拜罷初康國附蔡京以進遂除左丞徽宗甚器

重之拜知樞密院事三年二月卒謚文簡贈開

府儀同三司上書公忠亮直四字令刻于墓碑

先是西北邊帥多取佳闕辟官或任非所長康
國歎曰邊塞尤當擇才柰何欲私所厚善乎於
是隨闕量才且為選格使人人皆得自効云並長

編

三月甲辰趙挺之右僕射

自門下侍郎授右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

制曰朕若昔大猷考慎其相眷求一德協贊萬幾顧

難其人久虛右揆肆登賢輔誕告大廷

具官趙挺之

受質

清和涉道醇粹智足以周天下之務學足以究先王之微方時紛更獨陳謹論逮予總攬首建忠言秉心

不回持議甚確自參裨於邦政彌彌成於治功同寅
協恭奉公履正是用進貳中臺之柄坐論西省之謨
超陟文階增陪并賦以昭注倚以厚寵光於戲惟聖
賢相遇之隆以君臣咸德為盛丙魏推同心而輔於
政聲顯漢廷房杜持衆美而効之君望高唐室益祇
遠業克紹前休

六月戊子趙挺之罷右僕射

授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

制曰揆眎疇庸方懋弼諧之德琳宮置使用隆均逸
之恩乃眷股肱之良宜惇體貌之厚肆頒明命敷告
治庭

具官趙挺之

篤實冲深剛明博達懿文華國早躋禁

掖之聯且道事君浸歷憲臺之長謹言屢進正色不
回辨國是於群邪復熾之秋昭先烈於衆訕愈盈之
日雖朕志之素定在汝言之實難旣擢預於政機益
輔承於台德履信思順同寅協恭任賢去邪而罔有
二心興滯起廢而克諧一德載嘉乃績深簡予衷俾
同秉於國鈞遂對持於政柄式賴耆舊永佑隆平乃
引疾以力陳復投誠而備至念遠猷尚資於辰告難
去朝廷而大臣不可以暑行勉留神館加隆名於祕
殿增峻秩於文階衍邑爰田益封真食併推寵數特
示眷懷於戲辭機務之煩閱勞以事即祠庭之佚尚

齋乃神往服褒嘉益綏福履

挺之入相累月引疾乞罷而有是命十月乙丑

朔挺之旣罷相上以挺之子存誠為衛尉卿思

誠為祕書少監明誠為鴻臚少卿挺之辭不敢
當乞收還成命詔荅不允

崇寧五年丙戌

正月甲辰吳居厚門下侍郎自右光祿大夫
中書侍郎除

劉達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除

二月丙寅蔡京罷左僕射授守司空安遠軍節度使
開府儀同三司中大夫乙宮使

制曰爵祿所以礪世義莫重於尊賢明哲所以保身

道惟存於挹已眷予元老久秉鈞衡積勤我家願上

相綏匪推異數曷表群倫具官宇量恢闕智識淵敏

蘊大儒之學窮天人精祲之微負經世之才洞國家

表裏之體早膺文考之睠夙被恭陵之知中外存更

險夷一致肆朕續圖之始首陳繼志之謨嘉其有守

正之忠察其有關邪之節擢自江湖之遠延登槐鼎

之崇力復熙豐之大猷深排符祐之群慝及瘁於國

利無知而不為任重于時事雖難而必濟名聲聳於

戎狄風采繫於縉紳四年于茲百度咸若屬倚贊元

之助遽陳避位之誠詔雖屢而莫回章甫却而復至

勉從勤請聽釋煩機是用隆開府之盛儀付秉旄之

重柄處以琳宮之逸寵茲全魏之封增衍爰田陪敦

真食式從良弼併示茂恩於戲姬旦居豐不替保周

之志留侯謝事靡忘傳漢之心顧出處之雖殊尚安

危之是倚往欽注意毋怠告猷

京自崇寧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凡

四年至是星文變異上章乞罷故有是命蔡京

之罷相也大庸齊郎方軫奏疏論京睥睨社稷內

懷不道效王莽自立為司空效曹操自立為魏

國公視祖宗神靈為無物玩陛下不啻若嬰兒

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謀之計上以不孝劫

持人主下以謗訕詆誣恐嚇天下威震人主禍
移生靈風聲氣燄中外畏之大臣保家族不敢
議小臣保寵祿不敢言顛倒紀綱肆意妄作自
古爲臣之姦未有如京今日爲甚爰自崇寧以
來交通閭寺結託宮禁蠹國用則若糞土輕名
器以市私恩內自執政侍從外至帥臣監司無
非京之門人親戚政事不合于天心法令徒結
於民怨若設九鼎鑄大錢置二衛興三舍建樂
府於國門外祭天地於兩郊若此之類非徒無
益又且於禮文經意無補其意安在京凡妄作

必持兩說劫持人主一曰此三代之法也一曰
熙豐遺意未及施行惟恃翰詞以逞其欲神考
十九年間典章文物粲然大備豈有未及施行
之事蔡京不得馳騁於當年必欲妄以姦心誣
罔在天之神靈每有奏請盡乞作御筆指揮行
出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不
施行則又語人曰京實告之也善則稱已過則
稱君必欲陛下歛天下之怨而後已元豐三年
廢殿前廡宇三千四百六十間造尚書省分六
曹設二十四司以總天下機務落成之日車駕

親幸命有司

立諸門牆窓壁輒增修改易者二

年京惡白虎地不利宰相盡命毀折收入禁中
是欲移害陛下乎是謂之紹述乎括地數千里
屯兵數十萬建置四輔郡遣親信門人爲四輔
州總管又以宋喬年爲京畿轉運使密諷兗州
父老詣闕下請車駕登封意在爲東京留守萬
一乘輿一動投間竊發呼吸群動不知宗社何所
依倚陛下將置聖躬於何地臣嘗中夜思之不
覺涕泗橫流也邇日聞奏建議立方田欲擾安
業百姓借使行之豈不召亂乎又况數年間行

鹽法朝行夕改昔是今非以此脫賺客旅財物
道塗謂朝廷令信如寒暑行未旬浹又報鈔法
變美鈔爲故紙鹽爲棄物家財蕩盡赴水自燔
客死異鄉孤兒寡婦號泣顛天者不知其幾千
萬人生靈怨嘆皆歸咎於陛下然京自謂暴虐
無傷也元符末年陛下嗣服之初忠義之士投
匭以陳已見者無日無之京欲鉗天下之口塞
陛下之耳目分爲邪等賊害忠良天下之士皆以
忠義爲羞方全身遠害之不暇何暇採陛下之
失乎以忠臣義士爲謗訕詆誣或黥死遠方或

除名編置或不許齒仕籍以言得罪者萬人矣
誰肯爲陛下言哉蔡攸者垂髻一頑童爾京遣
攸日與陛下遊從嬉戲惟以花栽恠石籠禽檻
獸舟車相銜不絕道踞蓋欲愚陛下使之不知
天下治亂也久虛諫院不差人自除門人爲御
史京有反狀陛下何從而知臣與京皆壺山人
也案古識云水遶壺山此時方好看京諷部使
者鑿渠以遶山字星見西方日蝕正陰之月天
意所以啓陛下可謂極矣陛下畧不省悟止於
肆恩赦避殿減膳舉常儀以答天戒而已上以
星文變見中外並許直言二月十三日京遂罷
相及京復相上以軫奏示京奏乞付有司推究
事實軫竟付詔獄坐此編管嶺南先是何執中
留身京對衆言三省若有妄言者京來日卽知
也京每言臣寮有奏事於陛下者次日卽宣諭
執中自此不敢復留身自昔置臺諫官及兩省
給舍三省執政欲令互相譏察京欲合而爲一
京意可知矣

同日趙挺之右僕射

自觀文殿學士大乙宮使授特
進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
郎

制曰朕內體道微以執萬機之要外圖王佐以熙庶績之詳所以幹旋化樞寅亮天緯迺審求於舊弼俾參穆於政途維時登庸蓋出定命具官趙挺之器博而有材全而至深學足以知聖人之言行足以安賢者之守正色率下直道事君越予訪落之初嘉迺忠言之助國是以定爾猷居多遂膺夢卜之求進處鈞衡之寄適就廣聲之志輔成復古之謨勤勞百爲論議一致自燕間於真館殊怫鬱於民瞻是用更升右揆之崇兼總西臺之峻乃遷階品增衍戶封以茂爾庸以蕃爾寵於戲慮以動惟厥時道不同歸于治傳說之詔乃辟以繼先王之功宋璟之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往服朕命永孚于休

挺之初爲門下侍郎時蔡京爲相挺之屢陳其姦惡遂拜右僕射居數月除觀文殿太學士中太乙宮使會彗見南方其長竟天徽宗震恐謂挺之曰蔡京所爲皆如卿言京免相挺之復爲右僕射京復相再除觀文殿大學士佑神觀使事趙挺之行狀先是蔡京變亂法度傾府庫錢以市私恩上銳意更革議戶部裁減浮費都下月省二十萬挺之自記云四年六月挺之乞罷

相上既許之詔曰顯侯重來以熙庶績聞卿未有第已令就賜已而彗見上震動深照蔡京之姦由是旬日之間凡京所爲者一切罷之詔賜挺之曰可於二十一日來是日入對上曰蔡京所爲皆如卿言天旱不雨今京且求去位而天乃雨可喜上又曰京以將仕郎便爲郎官又曰京令其子修作親衛郎欲日伺朕動作今已罷挺之曰陛下照知其姦天下幸甚於是京罷相卽日復相挺之挺之因進對願陛下下不失百姓心中不失士大夫心外不交兵於夷狄惟此三

者最爲急務科場一事臣爲教官一十三年兩任國子司業推行元豐之法備至未聞有廢科場之議若科場廢則請託交至惟糊名考校最爲至公五年三月趙挺之自記其事云初北虜遣泛使入朝上既許還西人元符三年已復所侵西戎之地又許西人納款而知樞密院事張康國與蔡京潛謀交鬪西北之兵不使西人納款上從挺之言乃回宥州牒及邊臣不得妄有生事由是牒本赴延州令保安軍回報西人以款塞矣是月初挺之對奏上曰自古亂臣下必

結怨百姓外必起兵四夷令中國擾亂卽姦謀
 乃行今陛下更改時事殆盡頃時用事者頗得
 罪尤欲交兵生事以攄已憤時蔡卞為館伴或
 奏上下譎詐多端陰與其兄為不合其實相為
 表裏不可信用上曰今令副使王薦監察之乃薦
皇后張康國與京密相關通門下侍郎吳居厚
 左丞何執中右丞鄧洵武陰助之力於上前開
 陳虜人所求無厭不可以從挺之面折康國康
 國等無以對要之止欲激怒虜人而興兵爾賴
 神祇保佑上心堅固終不為姦臣邪議所奪

十二月己未劉逵罷中書侍郎

依前中大夫知亳州

逵自崇寧四年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五年正
 月除中書侍郎是年十二月罷執政二年時蔡
 京罷相國柄逵主之於是言者論逵謂其乘間
 抵巇盡取陛下崇寧以來繼述緝熙美意良法
 不問大小輕重而盡廢之陛下立教養升貢之
 法而逵乃腹非竊議稽留旬浹不卽奉行陛下
 息邪說以正人心而逵取為元祐學術者陛下
 疾朋黨以示好惡而逵進係黨人之子者陛下
 罪詆誣以尊宗廟而逵擢上書邪等者陛下勤

繼述以紹先烈而達用改更熙豐法令者陛下
擢用之不二三年間致位輔弼達乃若此豈不
負陛下哉遂罷知亳州京復相又責鎮江軍節
度使安州居住其後除資政殿學士醴泉觀使
卒王侂曰自愛莫助之之說行而孽京由是用
事小人之勢遂熾其進悉以詆毀元祐紹述先
烈為言如是者幾三十年而執政之中獨一劉
達用主元祐而黜彼豈誠然者哉事畧自星變上
罷蔡京復相趙挺之達先以同知樞密院擢中
書侍郎上時憂甚委政二人挺之多智而達銳

甚凡崇寧所行之事盡罷之事既不出於上挺
之慮有後患每陰啓其端而使達終其說達欲
取以為功因不悟挺之計直前不避上覺其專
後數日星沒稍悔更張之暴外未有知者翰林
學士鄭居中獨知之遂請對首言今所建立皆
學校禮樂以文致太平居養安濟等法以厚下
恤民何所逆天而致譴怒上大以為然居中退
禮部侍郎劉正夫繼請對如居中言上遂外挺
之達而復向京於是達罷踰百日挺之亦罷長編

之憲而財向官以早至對點會百致之亦
 豐培村復條五夫繼請從以保中百士悉我
 此刃同所德之山好請慈士人以此然奇甲集
 學妹豐樂以文姓太平故請安所中夫又
 學士曾吳中繼以之致帝許道百今
 如
 劍
 文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一



